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濟公全傳 第十六回 濟公廟內賣狗肉 萬善同歸修碑樓

話說監寺廣亮聽靜明之言，他要問問活佛是誰。靜明說：“我要一說，可是你損壽十年。咱們這廟道濟，你損壽十年。”監寺一聽：“哎呀！道濟呀？”靜明說：“得二十年。”監寺說：“那個道濟不要緊哪。”靜明說：“你也三十年。”廣亮說：“你別鬧了。每日他在廟裏，也不賣狗肉，今日湊巧有人來訪他，這如何是好？哦，有了。”幾個和尚披偏衫打法器，迎到山門。那些人一看，內中沒有濟公，二位員外先惱了，說：“眾位，爾等來看，這些僧人都是妖言惑眾，裝模做樣。此處善緣不巧，你我往別處施捨去罷。”廣亮連忙說：“眾位跟我去見活佛來。”二位員外帶著眾人到山門內，祇見濟公在大雄寶殿前閉目而坐，口中還說：“狗肉六文錢一塊。”那兩位員外一看，這纔說：“爾等大家來看，這纔是活佛羅漢的氣象，你我大家上前磕頭。”監寺的廣亮一聽，把氣都氣歪了，心中大大的不悅，心說：“我等大家披偏衫，打著法器迎接他們，他說我們妖言惑眾，裝模做樣。道濟這裏賣狗肉，他們倒說是活佛羅漢。”就見眾人跪倒，給濟公磕頭，濟公揚揚不理。廣亮恐怕施主不悅，連忙過去說道：“濟公太不知事務，眾位施主來拜訪，汝怎麼不應酬？”濟公尚未回言，這兩位員外先惱了，站起來說：“你這和尚太似無禮，敢呼喝活佛！”嚇得監寺廣亮往後倒退，不敢回言。濟公不慌不忙，睜開二目說：“眾位施主來了。來此何幹？”就聽那穿白的員外說：“弟子久仰聖僧大名，特地前來拜訪問禪。”和尚說：“你饞了，吃一塊狗肉罷。”那員外搖頭說：“我不吃。”那邊穿藍的員外說：“我也是久聞聖僧大名，特地前來請問禪機，我來問機。”濟公道：“飢者餓也。餓了吃一塊狗肉。”那員外說：“我二人原本是來問禪機妙理，並非是饞飢。乃是音同字不同。”濟公道：“這二人原來問饞飢二字，我和尚可知道。”那二位員外說：“祇要師父說對了，我二人情願修蓋大碑樓；如說不對，善緣不巧，我二人往別的廟施捨去。”濟公道：“你二人聽著。山裏有水，水裏有魚，三七共湊二十一。人有臉，樹有皮，蘿卜筷子不洗泥。人要往東，他偏要向西，不吃干糧盡要米。這個名字叫饞飢。”二位員外一聽，連忙搖頭道：“我二人是問的佛門中奧妙，參禪之禪，天機之機，師傅說的這個一概不對。”和尚道：“這二人好大口氣，也敢說佛門奧妙，禪機。好好好，我和尚要說對了怎麼樣？”那二位員外道：“要說對了，我二人助銀子修蓋大碑樓。”和尚道：“你二人且聽來。”和尚便說道：“須知參禪皆非禪，若問天機哪有機；機主空虛禪主淨，淨空空淨是禪機。”二位員外一聽，拍掌大笑道：“羅漢爺的佛法，頓開弟於茅塞。來，監寺的看緣簿伺候。”廣亮趕緊拿過緣簿，文房四寶。那穿白的員外讓道：“賢弟先寫。”那員外道：“大水漫不過船桅去，還是兄長先寫。”那穿白的員外拿過筆來，又讓那面三百多人：“眾位寫緣簿。”眾人道：“水大漫不過鴨子去，還是員外爺先寫。”眾人哈哈大笑：“水長鴨子浮，這話更對。”那員外拿筆寫上，頭一筆是“無名氏施銀一萬兩。”穿藍的員外拿過緣簿一看，心想：“我等皆是來助濟公一臂之力，他既寫一萬，我也不能寫九千。”趕緊寫上“無名氏助銀一萬兩。”剩下眾人也有寫三十兩的，也有寫五十兩的。寫銀就給銀子，寫錢立刻就給錢。這些人原來是臨安城的紳董富戶，都是濟公平時早化下的，今天特來現場寫完了，那穿白的員外到裏面坐下，便告說道：“我城裏關外有十六座大木廠，把大木廠也捨施在靈隱寺廟內修蓋大碑樓使用罷，蓋完為止，不拘多少。”眾人說完了話，告別而去。濟公方纔問道：“師兄，這些銀子可夠修大碑樓麼？”監寺的廣亮一看說：“富足有餘。”濟公說：“你就叫人動工修罷，我到我的施主家住幾天去。”說完了話，濟公兜起一兜狗肉，出離了靈隱寺，逕自去了。

監寺的廣亮找瓦木作，擇黃道吉日開工動土，興券定噪，立柱上梁。過了好些日子，磚瓦俱已齊備，抹縫灌漿，一切修理好了，就少油漆彩畫。哪想到好事多磨，那一天有人進來報告：“現有秦相府四位管家，帶著四位三爺，在山門外下馬。”監寺的廣亮一看，趕緊往外迎接。

書中交代：這幾位管家無事不來。祇因秦相府的花園，有五五二十五間閣天樓，前次被火燒了，打算要重修此樓，叫管家到大木廠購買大木料。十幾家木廠子都說，東家把木料施捨在靈隱寺，修蓋大碑樓。管家一回秦相，秦丞相說：“靈隱寺一座大碑樓，能使多少大木？派秦安、秦順、秦志、秦明四個人去到靈隱寺，就提我暫借些大木修樓，轉年等皇木來了，我必如數奉還。”

四個人答應，轉身剛要走。秦丞相說：“回來。你等到靈隱寺去，和尚借是人情，不借是本分，趕緊回來，千萬不可倚著人情勢利，欺壓和尚。”四位管家答應出來，到了門房，秦順就說：“這個苦差使派上咱們，一文錢的找項都沒有，當這個黑差使。”秦安說：“兄弟，你好糊塗。這件事咱們四個人每人有二千銀子進款。”秦順說：“大哥你窮瘋了，跟和尚借大木，他借了，咱們給相爺派人取來；他不借，咱們回復相爺，哪來的進項？”秦安說：“兄弟你不行，吃這碗飯，尋岔子多，到那去不提說借，就說相爺有諭，拆他的大碑樓蓋閣天樓。和尚必不叫拆，必托人見咱們，就得給咱們三千兩五千兩的。然後再跟和尚借大木，和尚借了，咱們就回相爺，說和尚賣給相爺，相爺再給幾千，咱們四個人一分，這不是兩頭剩錢。”秦順一聽，說：“還是兄長高明。”吩咐外面備馬，帶著十餘個從人，二十多匹馬，出了秦和坊，一直奔到錢塘門外，來到飛來峰靈隱寺山門下馬。門頭僧一看是秦相府的管家大人，趕緊過去行禮，往裏回話。廣亮出來迎接，讓四位管家來至裏面禪堂，吩咐小沙彌獻上茶來。廣亮說：“眾位管家大人，今天是遊山、還是遊廟？”秦安說：“並非是來遊山遊廟，奉我家相爺堂諭，叫你們把大碑樓拆了，修蓋相府花園子閣天樓。”監寺的廣亮一聽，口唸南無阿彌陀佛，說：“這大碑樓工程浩大，獨力難成，多少貴官長者，善男信女，惠助資財，共成善舉。好容易修蓋起來，尚未竣工，今再要一拆，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重修？望求眾位大人在相爺跟前說幾句好言語罷。”秦安尚未回言，秦順道：“相爺堂諭，不亞如聖旨。哪個敢違背？”這不會說話的人，一句話關了門。秦安瞪了他一眼，心想：“應該說：我給你回上相爺，若是相爺答應，你也別歡喜；相爺不答應，你也別煩惱。等著有人來給了我們錢，就算相爺答應；不給錢，就說相爺不答應。”他這一句話，說出來關了門，秦安也不好再改說。監寺的廣亮一聽此話，說：“眾位大人既是要拆，我得回上老和尚。”秦順說：“你回老和尚也要拆，不回也拆。”廣亮趕緊來到後面禪堂，一見老和尚元空長老。廣亮說：“回稟老和尚，現有秦相府四位管家大人，來到咱廟說相爺有諭，要拆大碑樓修蓋相府閣天樓。我不敢自專，特來回報老和尚。”老方丈一聞此言，口唸南無阿彌陀佛，說：“廣亮，老僧已是上了年紀，這大碑樓是道濟化的，你與他商議去罷。”廣亮說：“道濟自從修樓動土那天出去，至今未見回來。”老和尚說：“你出去到山門，看道濟可曾回來。”廣亮聽老方丈之言，趕緊來至外面山門一看，見四位管家派了眾位三爺，在那裏傳相爺堂諭說：“眾工匠人等聽真，相爺有諭，拆大碑樓修蓋相府閣天樓，哪個敢說不拆，立即送交錢塘縣治罪！”瓦作、木作、油漆、土匠工人等，哪個敢違了秦相爺的堂諭？立時銑鑄亂動，塵土飛揚，眨眼之際，把一座大碑樓拆得瓦解冰消。

監寺的瞧著，心中甚是難過，自己又一回想：“還幸虧瘋和尚沒在廟裏，他要在廟裏，必要惹出大禍來。”正在思想，祇見瘋和尚一溜歪斜，腳步踉蹌，直奔山門而來，要怒打四位管家大人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